

# 集结文学的芬芳

# “野草莓”系列丛书春色满园

□ 杨宇舒

黑龙江中青年作家“野草莓”系列丛书自2012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以两年一辑、每辑五本的规模和速度扎实推进,这种持续发力受到国内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好评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扫码关注  
文学天地  
之美

作为黑龙江文学精品工程,“野草莓”丛书已出到第四辑,共计二十本,对本土优秀中青年作家群体的推广产生了巨大作用,特别是邀请到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国内著名评论家对作家及作品进行“一对一”式评论,还有《文艺报》、《文艺评论》等专业平台和知名

网站刊发文章及专题推荐,让我省文学群体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对宣传和推广黑龙江文学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黑龙江,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中青年作家默默笔耕,成绩不俗,但对外推介不够,他们迟子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话中多次强调的“精品意识、扎根和关注现实”正是黑龙江作家的长项,我们做一套中青年作家丛书,是想集中展示中坚力量的创作成果,他们无疑是黑龙江文学的未来。”省作协主席

迟子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采撷文学精品 诚邀批评家把脉

“野草莓”丛书题材多样,体裁不同,但都是黑土地生长的庄稼,散发着这片土地特有的气息,苍茫而不失热情,凛冽而满怀朝气。第一辑丛书推出后,按照近些年出版模式,要进入作品推介流程。迟子建想到约请国内评论界的著名专家,把脉具体作品,富有针对性地撰写评论,指出这些作品的优长和不足。因为对每一位入选作家作品都很熟悉,她开始为他们量身选择批评家。

迟子建说:“第一辑我们收入了王立纯的小说,那时他已过世,出版他的作品,既是对他为黑龙江文坛所作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深切

的怀念。我约请李敬泽写书评,当他得知王立纯已不在了,毫不犹豫答应了,写下了令人感动的《劳动与创造者安眠》。首辑还有诗评家张清华评价桑克诗集而做的《狂欢的不是词语,而是生命》,以及我们视为半个东北人的孟繁华先生为何凯旋小说《永无回归之路》和牛玉秋老师为陈力娇的《青花瓷碗》撰写的书评。”

著名评论家牛玉秋在评论《青花瓷碗》时说:“陈力娇的中短篇小说的结构上游刃有余,她的小说由于悬念的设置,即使是在一般生活场景的叙述中,也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她的小说好读,更耐读,《青花

·野草莓·丛书第一辑



瓷碗》证明陈力娇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作家。”这令陈力娇倍感温暖,她说:“‘野草莓’丛书在全国遍地开放,让黑龙江文学以不朽的姿态立于文坛茂密的森林,这是一次稀有的壮举,也是一次不凡的检阅,汇集了作家心灵纯净的底色,

也将作家多年的精神之旅铸造成坚实的里程碑。丛书给作家与作品进行了定位,同时它不仅仅是定位,而是一次更加庄重的集结和起程,从此黑龙江文学将伴随它的号角,成为标志性建筑矗立于历史的天空。”

## 整合创作力量 “野草莓”散珠成香

“野草莓”丛书出版后,《文艺报》、《文学报》等专业媒体及时推出了评论,反响不俗。丛书第二辑出版时,依然邀请了国内的评论大家:邀请擅诗懂画的评论家何向阳为同样喜爱绘画的朱珊珊的作品集《寒蝉凄切》做评;邀请著名编辑家崔道怡为葛均义的作品做评;并再次邀请张清华为张曙光的诗歌做评。

王鸿达是大庆作家,多年来辛勤笔耕,在小说创作上成果颇丰。当看到著名评论家、现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吴义勤为自己撰写的评论《野百合也有春天》时,他感激地说:“看到文章的名字就非常喜欢,我从小生长在山村,野草莓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果子,而开满山坡的野百合是我最喜欢的花朵之一。当时‘野草莓’丛书收录的是我中短篇小说创作高峰期的作品,

吴先生评论说,我的小说善于从普通人的灰色生活中发现亮色,从一地鸡毛中看到真善美,总能在沉重中给读者以温暖和感动,让我倍感亲切,特别是他形容我的作品散发着大山里的气息,让我很感动,他读懂了我这个山里长大的孩子。”

第二辑中有位70后作家,他就是儿童文学界享有盛誉的黑鹤。多次荣获全国奖项的黑鹤,其动物小说独树一帜,海外译本逐年增多。在大兴安岭创建了个人写作营地的他,始终生活在第一线,是个根深叶茂的写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为他写下了《浩荡风中的气息》,对黑鹤的文学水准赞赏有加。

黑鹤说,“野草莓”丛书选了几篇在我的个人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中短篇作品《狼谷炊烟》、《黄昏夜鹰》、《犴》等,书名是《狼獾

·野草莓·丛书第二辑



河》。我的文学创作如果归类,应该是自然文学,但目前中国的文学分类里尚没有这个分类,又因为我的作品中以动物为题材的小说较多,所以在中国就自动把我归为儿童文学作家。我倒是比较喜欢这个归类,毕竟目前成年人读多的太少,但是孩子需要读书,而这样以来,我倒是拥有了广泛的读者。得知张新颖先生为我写评论,我非常

意外,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就特别喜欢张先生的文学评论,能够得到他的肯定和点评,于是我确实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我很喜欢“野草莓”丛书这个名字,“丛”本身就有“聚集”和“生长在一起的草木”的意思,“野草莓”符合北方的气质,这套丛书就是以一种整体的形式将目前黑龙江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整合之后呈现在读者面前。

## 梳理重塑黑龙江文学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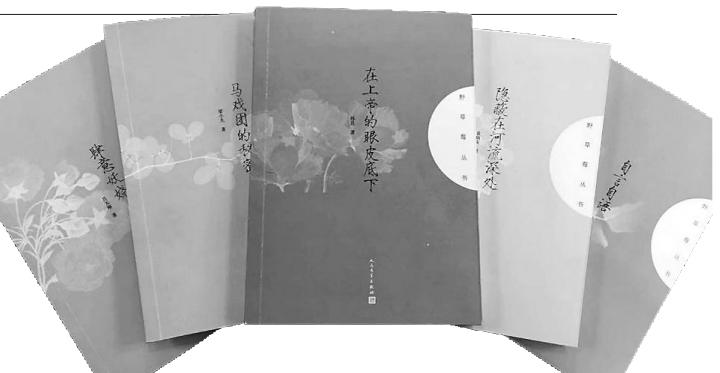
迟子建说,前两辑的评论不但到了第三辑,我们沿袭这种“一对一”的评论方式。袁炳发是位写小小说的高手,梁鸿鹰为之写下《小天地里的静水深流》,可以说是由一个作家的作品,深入到对一种文体的探讨,非常开阔。胡平为孙小利小说《在上帝的眼皮底下》撰写评论时,正值他腰椎病发作,我还一再催稿,很是自责。张学昕是从黑土地走出的批评家,他在美国访问期间读了吕天琳作品的电子版,一口气写下《高远、清冽、绝美的灵魂声》,其饱满的情感度,可看出他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而施战军为梁小九的《马戏团的秘密》写下的《猜想梁小九的秘密》,像是对梁小九小说的延伸阅读,对其小说的文体探索给予鼓励的同时,也对这探索的边界,及时做了善意提醒。性情宽厚的绍俊老师是个评论多面手,他对小说和散文的批

评,皆具深度。所以若楠的《自言自语》和张爱玲的《当爱情上了年纪》,都请他点评。贺绍俊敏锐抓住了这两位女作家散文的“眼”——取材于普通生活,风格上平易近人,因而写出的评论也是温润感人的。

原《文艺评论》主编韦健伟说,“野草莓”丛书为黑龙江中青年作家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从中挑选的都是我省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有些人已经是某一创作领域的领军人物,所选的作品质量上乘,这样有规模有组织地集结出版,堪称我省文学事业上的一个大手笔。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要持续地做下去,而不是一朝兴起,我感觉非常不易,它对整个黑龙江文学群体的鼓舞和照耀都是源源不断的。

省社科院研究员喻权中说,过去,黑龙江作家一直处于散兵游勇

·野草莓·丛书第三辑



单打独斗的状况,黑龙江文学又处于“青黄不接”时期,因为高峰与高峰之间总要有低谷,如何在此情况下保留“文学火种”,以便在不远的将来达到星火燎原之势,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可以说,《野草莓》丛书不仅为我们保留了“火种”,更百分之百地激发了实力派作家的创作热情和个人才能,同时又让个人创作在集体中得到一个有效的认同。特别是“野草莓”丛书从第

一辑开始,就邀请全国知名评论家点评作品,这样做有几点好处:一是评论家不仅指出作者的长处,也会指出不足,对其今后的创作大有帮助;二是相当于重塑了黑龙江文学的一个整体形象;三是让全国文坛对黑龙江文学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这个工程持之以恒做下去,我们有理由期待,黑龙江文学会再次出现一个辉煌局面。

## 打造优秀地域文学品牌

第四辑“野草莓”丛书出版不久,评论家潘凯雄为薛喜君的小说集《李二的奔走》写下了独具慧眼的《普通的就是普遍的》;评论家敬文东为冯晏诗集所写的《照亮文字里的骨头》,如诗如画:“冯晏以词语的光束作为诗的指尖,轻轻触碰着世界万物”;评论家张清华为包临轩诗集《蓝钟花》撰写的《惊叹号跳出了最后的灰烬》:

冯晏说:“省作协邀请的都是国内最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除了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解读、深挖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更重要的是根据文本,可以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方法和观念,提出具有一定引导价值的新观点。好的评论家所阐述的思想是可以在艺术上引领文学创作向前推进的。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诗人艾略特等,他们的理论思想几乎对全世界的诗人、作家都起到过指点迷津的作用。”

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淑梅说,近年来,省作协有步骤有计划地推出了系列作家书系,其中重中之重是“野草莓”丛书,以一批中青年实力派作家为核心力量,倾力打造我省优秀地域文学品牌。在3000多名省作协会员中,在23个团体会员中,这些中青年作家、诗人是佼佼者,他们分布在基层各个领域,

怀着对文学的赤子之心,书写伟大时代,讴歌黑土地,力图走出创新之路。“野草莓”丛书关注了“中青年作家需要更高平台的历练”这一制约瓶颈,为其创造了展示平台,是黑龙江文坛的一大幸事。丛书的出版是黑龙江作家的集体亮相,对于当代文坛也是引人注目的。好的评论家所阐述的思想是可以在艺术上引领文学创作向前推进的。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诗人艾略特等,他们的理论思想几乎对全世界的诗人、作家都起到过指点迷津的作用。”

迟子建说,得益于首届萧红文学奖,黑龙江省作协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打造的“野草莓”丛书,坚持了八年,已出版二十部作品。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批评家能够持续地、自觉地关注这些默默的耕耘者,因为他们是北疆的文学拓荒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学的戍边者和守卫者。一个地方的历史,如果没有文学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就会缺乏温度和

色彩。文学可以打通历史的幽闭之门,呈现一个地方文化的厚重、艺术的妖娆,使历史变得鲜活、具体、有情。

“野草莓”丛书刚推出时,主编迟子建在总序中写下了对青年作家的期许:“如果你走到户外,抬头仰望,发现夜空中只有一颗星星,你一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我喜欢繁星满天!我希望黑龙江的文学星空繁星满天!”将黑龙江山野之间常见的“野草莓”冠之以丛书名,也蕴含了迟子建对文学志趣的理解,她说:“就像伯格曼拍摄的电影《野草莓》中那个回母校路上接受荣誉学位的老者,对自己青春岁月的苍凉追忆,饱含着爱与悔恨。而回忆与救赎,不正是文学之旅的明月与清风吗?”

·野草莓·丛书第四辑



怀抱着对文学的赤子之心,书写伟大时代,讴歌黑土地,力图走出创新之路。“野草莓”丛书关注了“中青年作家需要更高平台的历练”这一制约瓶颈,为其创造了展示平台,是黑龙江文坛的一大幸事。丛书的出版是黑龙江作家的集体亮相,对于当代文坛也是引人注目的。好的评论家所阐述的思想是可以在艺术上引领文学创作向前推进的。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诗人艾略特等,他们的理论思想几乎对全世界的诗人、作家都起到过指点迷津的作用。”

迟子建说,得益于首届萧红文学奖,黑龙江省作协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打造的“野草莓”丛书,坚持了八年,已出版二十部作品。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批评家能够持续地、自觉地关注这些默默的耕耘者,因为他们是北疆的文学拓荒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学的戍边者和守卫者。一个地方的历史,如果没有文学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就会缺乏温度和

## 评论家说“野草莓”

(选摘)

**李敬泽说**  
王立纯《太阳从背后升起》

但王立纯的确有他独特之处。他的自我表述未能超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围,但在写作时,他其实另有来源:民间、东北的、黑土地的表意和语言传统。那真是狂欢式的表达,无分寸、无规矩,众生平等,齐物而观之。在《太阳从背后升起》这样的小说中,尽管作者对命途多舛的知识分子天才深致叹惋,但是,那位“天才”深陷其中的泥沼——那常常被述说为温暖的,其实也是在这点上,朱珊珊找到了她独有的绘画式的言说。

**贺绍俊说**  
徐岩《在乌鲁布铁》

当然对于作家而言,并不在于他写的是朋友还是敌人。我以為最为难得的是,徐岩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写作姿态。我把他的这种写作姿态称之为朋友的姿态。他是以朋友的姿态来书写他的朋友们的。

徐岩和他的朋友们共同营造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小说世界,这个小说世界会使喜爱它的读者增添生活的勇气。

**孟繁华说**  
何凯旋《永无回归之路》

读何凯旋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他对人性冷漠与荒寒的印象是他对人性冷漠与荒寒的揭示和批判。

这种批判性一直贯穿在何凯旋的小说创作中,一方面是他对人性的冷漠荒寒的揭示,一方面是对虚假生活的深切痛恶。这就是何凯旋小说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方面。

**张清华说**  
桑克《冬天的早班飞机》

理解界定桑克,对一般读者来说确乎有某种困难,因为他语言系统中充满了多义和反讽,当他说自己不喜欢或不擅长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反讽。所以他的语义需要经过小心的辨识,而他思想和经验的狂欢,也同样源自这样一种悖谬的、欲擒故纵的、欲扬先抑的、似轻实重或者相反的修辞与表达。这使他得以穿行和“穿越”于言说之上,成为一个更高级和更出色的言说者,一个词语的艺术家,而不止是一个忙乱的单向而自恋的表达者。

**胡平说**  
陈力娇《青花瓷碗》

陈力娇在早是以小小说立足文坛的。小小说由于体裁限制,要求必须情节紧凑、悬念有趣。这种基本功的训练使得陈力娇在中短篇小说的结构上游刃有余。她的小说由于悬念的设置,即使是在一般生活场景的叙述中,也有一种内在的张力。

**张学昕说**  
吕天琳《肆意妖娆》

也许,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常,毫无特别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吕天琳发现了我们的民众在当下的种种问题和精神困扰,感知到这种精神、灵魂荒原地带的令人恐惧。伴随着对这些空间见闻问题的深入探察,我们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灵魂的真相。毫不夸张地讲,吕天琳的这些表达,在当下,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以及高尚和美好,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一个作家的担当和使命。于是,吕天琳深情地发出了自己内心和灵魂的喟叹。

**张新穎说**  
黑鹤《狼獾河》

这个世界是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带来的,他的作品集《狼獾河》写森林和草原的动物,写放牧和狩猎的人,这些生命处于丛林荒野和人化的土地之间,这样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不论对于动物,还是人——早就开始了日渐消亡的过程,难能逆转,但黑鹤的作品并不给人

以挽歌式的末路哀凄之感,反倒呈现出虽然严酷,却生气鼓荡、生命庄严的景象。

**何向阳说**  
朱珊珊《寒蝉凄切》

毋庸讳言,我很欣赏这样一种素描的写法,这种素描式写作的优长在于,它客观呈现了物与人的状态,而规避了女性写作的过于主观激烈的创作风格。在《沸腾的生活》中,这种写作得到更加娴熟地运用,三段速写,描绘出了三种场景与意象。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朱珊珊找到了她独有的绘画式的言说。

**施战军说**  
梁小九《马戏团的秘密》

是一本高深大论的书,但她对“普通”的审美化处置,分明把“普通”提升到哲学的层面,然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日常生活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举重若轻,难道不是一种写作的功力吗?

**张清华说**  
包临轩《蓝钟花》

与三十年前的中国先锋小说的鲜明区别在于,它既不脱离人物,也不舍弃时代,不管怎样被环境驱使和修改,试图获取原本意义的努力从未消歇,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小说是今日的先锋精神的叙述样本——谁异化谁,是已经分不清了的具体性,只能去正视当今这个由无数的数字为基本辞藻的情境,而尽量丰繁地表达出中国式的成长体验与城乡世相。

**张清华说**  
包临轩《蓝钟花》

因此我所感兴趣的,是作者在日常性中巡迹或发现诗意的意识与能力,比如他在《暴雨之夜》里看到了“破败的窗棂”与“人心的战栗”,“城市的骨架”像“耸立的危崖”(《暴雨之夜》),他从一幅穿过闹市的油画中看到了那个“征衣褴褛”“坚守着山头”的老兵,而他护送着老画家的画出城,则“像护送一名伤员,穿越消费阵地上的封锁线,到后方去”(《褴褛的坚守》)……这些句子并非只是一些别致的意象,它们其实所代表的是作者的观察角度,甚至世界观。其中我们除了要吃惊于他对表象的敏感,更要钦佩他对人心与世道的洞察,对于意义或本相的发现。

**贺绍俊说**  
艾苓《当爱情上了年纪》

初读艾苓的散文,发现这是特别平易近人的散文。奇崛、瑰丽、惊艳、婉约,等等,所有这类表现散文鲜明风格的词语放置在艾苓散文上面都不合适,但这丝毫不会贬低艾苓散文的美好之处。我以为艾苓散文的美好之处用“平易近人”一个词来形容足够了。平易近人首先是一种写作姿态。艾苓就是以一位普通人的身份在书写,她是写给普通人的看的,因此她的叙述就像是与自己最熟悉的亲人和朋友,或者与自己的学生、同事和邻居,在很随意很坦诚地聊天诉说,聊天诉说的多半是家事、日常事。

**何平说**  
刘浪《去可可西里吃大餐》